

古
今
治
平
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九

豫章

朱健子強父著

弟朱儼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鉉霜鳴父較

錢幣篇

周漢錢幣 三國六朝附

伏羲氏聚天下之銅仰視俯觀以爲棘幣好員法天肉方法地以蓋輕重以適有無而錢幣自此始久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神農氏

列郵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黃帝氏作
立貨幣以制國用帝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爲一
家有道乎對曰上有丹研者下有黃銀上有慈石者
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赤銅青金上有代赭者
下有鑿鐵上有葱者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
於艾而時之則貨幣于是乎成黃帝乃焚山林破曾
藪焚萊沛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爲輕重
之法財用自是作刀棘由此顯矣陶唐氏謂之泉貨
禹之時天下大水五年人之無糧有鬻子者禹于是

採歷山之金鑄幣以贖之民用以阜至湯有天下大
旱七年民復有鬻子者伊尹言于王請發莊山之金
鑄幣通有無於四方以賑救之賴以不困及至成周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于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吾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衡處之國也遠近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句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君請重重而衡輕輕
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王曰行事奈何曰王起于

禹氏之旁金起于汝漢之右衢珠起于赤野之末光
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
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因以珠
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
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于飽也先王以守
財物以御民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
矣於是太公乃立九府圖法以掌其政令要會其法
錢圓函方輕重以珠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
爲匹故貨保于金利于刀流于帛布于布束于帛財

用足矣。太公退，又行之於齊。至于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桓公嘗問於管子曰：「請問權數。」對曰：「天以時爲權，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亾何也？」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而民無入于溝壑，乞請者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公曰：「吾欲行之，奈何？」曰：「梁山之陽，精廩，夜石之幣，天下無有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請立幣重銅，以二年之粟與天下相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策也。」

不備失權。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本也。公
曰。請問國會。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筭。
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筭。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
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行此奈
何。曰。王者藏于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亾家藏于篋。
何謂藏於民。請以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
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
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民。歲豐五穀登。
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爲君幣。爲

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
上則三歲者四分在上一分在下穀三倍重矣邦布
之藉終歲十錢人家受食而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
出於國穀笑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
四減國穀三在上二在下乘時進退則刀布藏于官
府萬物輕重皆在于賈故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
物重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桓公行之國
以霸強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錢
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于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處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毋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

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惠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亾，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匱乏，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亾，王其若之何。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弃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

去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夾錢黃金一斤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痛騰躍，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買誼諫曰：「法使天下

公得願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
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散之甚
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
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
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
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
陷井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
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
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

而○壹○之○乎○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
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
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且○多○
五○穀○不○殖○善○人○休○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
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
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
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
勝○而○法○禁○數○潰○銅○佈○之○然○也○故○銅○布○天○下○其○爲○禍○博○
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

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爲錢不蕃。民不相
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
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
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
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
諸侯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

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時天子有事于四夷又工作繁而用侈至出御府金錢贍不足而民冶鑄累萬金不以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自孝文更造四銖錢歲久寢少建元來縣官多往往卽山而鑄錢民間亦盜鑄雲起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而是時禁苑有白鹿少府多銀錫於是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而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裏以取銖錢

益輕薄而物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請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乃得行又造銀鋤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一曰白選重八兩圓之其文龍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已而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

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下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費用事減宜。杜周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與誅矣。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至

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竟案治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乃緡錢令雖下而百姓終莫肯分財佐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于是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又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

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而楊可告緝遍天下中家以下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往卽治郡國緝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楮錢之故用益饒矣元帝時貢禹奏曰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七人計之是七十萬人
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
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
由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
刑者衆。而富人積錢滿室。猶亾厭足。商賈求利。東西
南北。各用智巧。冀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人暴露
中野。拚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豪稅。鄉部
私求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雖賜之田。猶賤賣以
賈窮。則起爲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以復以爲幣
勿販賣除租銖之律租稅祿賜皆以布帛穀使百姓
一○意○於○農○桑○便○而○議○者○以○爲○交○易○待○錢○而○後○通○布○帛
非○可○以○尺○分○寸○裂○而○用○之○禹○議○雖○志○於○古○而○近○本○然
膠○而○難○行○王○莽○變○漢○制○以○周○錢○子○母○相○權○於○是○造○大
錢○造○契○刀○錯○刀○與○五○銖○錢○凡○四○品○竝○行○已○篡○漢○以○書
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
寗○貝○錢○布○之○品○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行○之○而○民○便
安○五○銖○錢○私○市○買○如○故○於○是○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

衆投四裔而貨貝憤亂終莫之能行於是農商失業
食貨俱廢自公卿大夫至庶人用錢禁抵罪者不可
勝數也莽又數以其意改作而貨布所由無常民莫
知所守陷刑辟甚衆愁苦而公孫述在蜀廢五銖錢
置鐵官鑄鐵錢民亦怨嗟之爲之語曰黃牛白腹五
銖當復及莽述卒受誅而漢復建武初復五銖而百
姓便安桓帝時天下大抵用不足而民困有上書請
改鑄大錢者下四府郡僚及太學博議上太學生劉
陶議以爲當今之憂不在貨寡在乎民飢是以先王

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誠以民
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者有國之所寶百
姓之至貴也。比年以來良苗盡於螟蝗籽柚空於求
取所急朝夕之食所患米鹽之務豈謂錢之厚薄銖
兩之輕重哉。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冶鑄之便欲
因緣行詐以賈國利造鑄之姦於是乎生此猶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焚火之上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
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蓋萬
人鑄之一人奪之然且不給况令一人鑄而萬人奪

之乎。欲阜民財，在止力役，禁爭奪國，可不勞而足也。事得寢，至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緣，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宮室，乃劫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爲秦始皇見長入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毀不同，凶訛相類。魏武爲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黃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

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僞漸多兢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議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爲便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大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爲便省息之鑄爲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昇其直勿有所耗

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至要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爲錢由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相妨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闢功龜只歷代不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爲

貨則致損其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也。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便於穀耶。宋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俱倣古。五銖不爲盜鑄者所利。而頗剪鑿以取銅。江夏王義恭建議。請鑄大錢。一當兩。以坊之右僕射何尚之曰。不可。泉貝之典。以估貨爲本。貨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於濟用一也。豈宜以一當兩。崇虛價哉。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貨自倍。貧者彌困。

懼非所以使之鈞也不聽竟鑄之已不便乃罷其後
荇葉鸞服綖纓諸所鑄者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而
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又剪鑿古錢取其銅重刑不
能禁齊奉朝請孔覲言鑄錢之幣在於輕重屢更重
錢患于難用難用之弊小輕錢在於盜鑄盜鑄之禍
深夫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禁者由上之鑄錢惜銅
而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欲輕數多使工省而易成然
工省易成則盜鑄者多刑罰之煩始此矣自漢鑄五
銖至宋文帝四百餘年世有興廢而五銖不變者以

輕重行貨之宜也。今宜置錢府，鼓鑄輕重，一準五銖。而官錢細小者，畢銷之。五銖既布，然後嚴斷剪鑿，破小，缺無周郭者，令無得行。於以利貧良之民，塞姦富之路，利甚博也。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荆、鄭、江、襄、梁、益，用錢。餘州郡雜用穀、帛。交廣全通金銀。武帝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普通中，更鑄錢，而私鑄騰起，所在鐵錢如丘山，貨滯不行。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唯論買商旅姦許，因之以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東錢。江、郢已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

師以九十爲百名曰長錢後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鴛眼錢於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鴛眼輕私家多鑄錢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鴛眼之十宣帝太建十一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齊神武霸政之初承魏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遂各以爲名神武

帝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
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僞競起文宣受禪改鑄常平五
銖且製造甚精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
錢有赤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
錫之別武平已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和銅至於齊
亡卒不能禁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
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三年
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估之利與布泉
錢並行齊平已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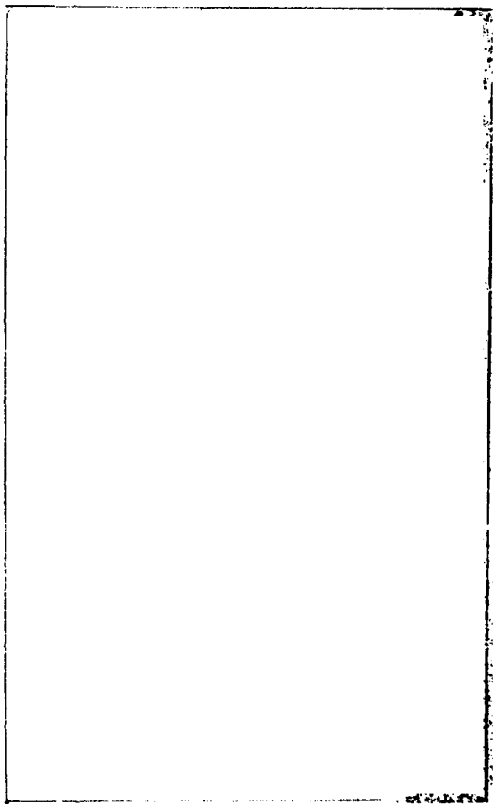
帝大象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
及五銖凡三品並用隋初患錢品輕重不等更鑄五
銖如漢而錢幣始一已大猾私鑄而錢更濫惡甚乃
剪鐵葉裁皮糊紙爲之苟用相欺由此觀之始未嘗
不重利權勤國力無愛銅惜工坊僞濫以幅利而未
乃薄濫也元魏任城王澄筦尚書言臣聞君子行禮
不求變俗因所宜而順之太和五銖初自孝文皇帝
誠不易之式雖利於京邑而徐楊兗鄭各便其土之
錢質鬻不用也本律所爲禁者謂鸞眼綠鑿繆缺之

錢耳。今諸土所行非制所限而禁之失法意矣。又河北州鎮既無新造五銖舊者又斷使不行專以單絲之縑疎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式者裂爲尺寸以濟有無徒勤杼軸之勞不救飢寒之苦非子恤黎元利用便民之道也。夫錢之爲名欲俗行如泉流而止非可壅塞。請太和五銖及諸古錢方俗所便者無大小聽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惟盜鑄不法及毀大爲小者禁。庶百貨行而公私無壅。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少錢猶以他物交易如故。故政主便民而已矣。

沈約論曰民生所資惟食與貨貨以通弊食爲
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興於上代昔
民未漓情嗜疎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
耕則餘餐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
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
變姦弊代起昏作役苦故種人去而從商商工
事逸故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
意于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
羽無足而馳綵屬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

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衆。餘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旣不療于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效于湯世。其爲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干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解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技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貴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繼而良時罕闕。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且夕無待。雖致乎要。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

辟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
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于水火既而蕩滌
割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
豈異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覩其
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說而然
乎



唐、宋錢幣 元附

唐初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積十錢重壹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于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而民間盜鑄者死其後盜鑄漸起顯慶五年以惡錢多官爲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施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踊貴復如舊然天下皆鑄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于江中者乃詔所在納惡錢于官姦不爲息儀鳳中

願江民多私鑄爲業詔巡江官督捕而載銅錫銀過
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糴米粟一斗別納惡錢百
少府司農毀之武后時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
用之熟銅排斗沙澀之錢皆售自盜鑄蜂起江淮游
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
濫柳衡錢纔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
錫模錢須臾百十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
銖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官鑄錢偏鑪錢稜錢時
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率戶出惡錢而捕責

甚。吸所捕上書錢皆輸官。小惡者沈江湖。于是市井不通。物價益貴。隱之坐貶官。宋璟又請出米十萬斛。收惡錢送少府毀之。十一年詔所在加鑄。禁賣銅錫。及造銅器者。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而均。乃爲錢以通貿易。今官鑄所入無幾。而工費多。宜縱民得公鑄。議下。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相得其術。而國以伯。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于。是古者以珠玉爲上幣。

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于煖也；捨之則非有損于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謂人主之權。今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制錢之輕重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

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懲。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况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阱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不墜，草不墜又隣於寒，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懲，故法令不可以制人之理亂，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不能爲，恐彌貧而役于富；富者乘之而益，恣是與人。

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夫鑄錢用不贖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誠重銅禁則銅無他用銅無他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盜鑄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必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時公卿皆以縱民鑄爲不便于是禁惡錢而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宣城尤甚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

車相屬江淮偏鑄錢數十種雜以鐵錫輕漫無復錢形公鑄者號官鑪錢一以當偏鑪錢七八富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鑄者西京錢有鸞眼古文綫環之別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至剪鐵而緒之是時增調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價募工由是役用減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易物價騰踊米斗錢至七千飯灰者

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私鑄併小錢壞鍾像犯禁者
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人肅宗
以新錢不便命百官集議卒不能改由是錢有虛實
之名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
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
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其後
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當時議者以
爲錢歲毀於指瓶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鑄以
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周當世之用諸道無

慮以幹鹽鐵爲重而劉晏司江南財賦以江嶺諸州
任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貨輸之京師不足以供道
路之直于是積于江淮易銅鉛薪炭廣鑄錢歲得十
餘萬緡以輸京師及荆揚二州自是錢日增矣大曆
七年禁天下鑄銅器然而民間錢益少緡帛價輕州
縣禁錢不出境商賈皆絕浙西觀察使李若初請通
錢往來而京師商賈齎錢四方貿易者不可勝計詔
復禁之時兩稅以錢折納軍裝吏祿悉取給于錢以
故錢日乏而民間苦于物輕宰相陸贄極論其弊有

曰物賤由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歛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鑿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發，錢可收固可以歛，輕爲重，錢

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十二年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弊以爲軍興國用稍廣隨要而
稅吏擾人勞陛下變爲兩稅督納有時貪暴無容其
奸二十年間府庫充牣但定稅之初錢輕貨重故陛
下以錢爲稅今錢重貨輕若更爲稅名以就其輕其
利有六吏絕其奸一也人用不擾二也靜而獲利三
也。用不乏錢四也不勞而易知五也農桑自勸六也
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
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奸若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

以錢爲稅則人力竭而有司不之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入皆不報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議者計許商人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錢然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買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

庫錢五十萬緡市布帛每疋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
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
鎔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
以贍軍十二年復給京兆府錢五十萬緡市布帛而
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之
一賞告者京師區賜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
乃爭市第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
不敢劾問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又自建中定兩稅
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嘗時爲絹二疋

半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錢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買遷有無變通不倦使物無甚貴甚賤其術非他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趨人必從之古權之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公府昔廣鑄以買用今減鑪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又有鬪井送終之俗尚賈貸舉之積江湖壓覆之耗則錢焉得不重貨焉

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鑪歲盈百萬今纔
十數鑪歲入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
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
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
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
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
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
是兩稅上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纈租庸課調不計
錢而納布帛唯鹽酒本以榷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

去錢焉。文宗太和三年詔佛像以錫鉛土木爲之。惟
鑑盤釘環鈕得用銅餘皆禁之。已又病幣輕錢重詔
方鎮縱錢谷交易時雖禁銅爲器而江淮嶺南列肆
鬻之鑄千錢爲器售利數倍宰相李珣請加鑪鑄錢
于是禁銅器官爲一切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
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法永平監官李郁
請以銅像鍾鐸皆歸巡院州縣蓋多銅矣監鐵使以
工有常力不足加鑄許詔道觀察使皆得置錢淮南
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會宣宗卽

位盡黜會昌之政新錢復鑄爲像昭宗末京師用八
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云周顯德二年世宗以
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及佛像錢益少
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及寺觀鍾磬鈸鐸
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
官給其直過期隱者論刑有差時上謂侍臣曰卿輩
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
矣彼銅像者豈所爲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
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嗟夫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爲人所難者其惟世宗乎欲禁銷錢并毀銅像夫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不可銷必矣蓋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冷而銷之不禁乎雖然上好遠方之貨則錢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于他國歸于蠻夷以不貨之價靡有限之錢雖萬國爲銅陰陽爲炭猶且不給區區器像亦曷濟乎而不聞世宗有闕越之禁則其不以泉貨買遠方之珍可知也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青○生○人○之○共○寶○世○宗○不○可○謂○知○本○末○者○哉○宋○初○鑄

宋元通寶輕重一准唐開元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
銀錢咸禁限一月送官違限者罪私鑄者棄市而銅
鐵閉出境外及諸番罪有差當是時銅錢有四監饒
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而
京師昇野杭州南安軍各有監久之廣南安南平聽
樺用舊錢如川蜀因其故勿擾桂陽上銀課天子曰
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
刈敝深疚於朕心縱未能捐金於山亦豈忍奪人之
利有陽監歲所輸銀課其減以利民轉運副使張鄂

言州峽故乏銅諸所用鐵錢十直銅錢一後彌益賤請市夷人銅斤給鐵錢千可以大獲銅鑄錢而令民輸官府錢者卽乏錢毋得輸鐵錢聽輸銀絹以充候銅錢多乃輸錢從之轉運使聶何及判官范祥謬言民願輸錢則以月俸所得錢昂取直市之民民益苦乏錢或發古冢毀佛像取銅坐罪者甚衆知益州辛仲甫論糺之而祥詠等皆坐免三司度支判許申建議請以藥化鐵與銅雜鑄錢輕重如錢銅三分有奇鐵六分有奇錢成費省而利倍詔聽之然銅雜鉛錫

卽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液流澁而難就初申白
說月鑄錢可萬緡已僅得萬錢以坐斥太宗時用紀
元鑄錢曰太平通寶淳化改鑄又親嘗淳化元寶作
真行草三體成文後每更鑄皆曰元寶而各以其紀
年冠之然輕重率準開通慶曆中西事棘而軍乏需
陝西都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錢與小錢
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徙河東又請因晉州積鐵
鑄大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佐關中軍未幾罷
而陝右復采儀州銅置博濟監鑄大錢已又勅江南

鑄之而江池饒儀等州又勅鑄小錢悉輦至關中數
州錢雜行以故盜鑄者衆而錢文大亂物價涌買不
可得知公私患之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鑄鐵錢二當
銅錢一行之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而契丹
亦鑄鐵錢易並邊銅錢於是三司使葉清臣與學士
張方平等議以爲關中用大錢之所以弊者本縣官
取利太厚致姦人盜鑄而用輕也此年來皆虛高物
估以徼什一之利始增直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
有折當之虛名乃受虧損之實害救弊不先自損則

法未易行。請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錢三。小鐵錢若河東小鐵錢皆以三當一。而罷官所鑄爐。便自是姦人稍無利。而熅錢多。卒未能絕也。其後罷商州所鑄青黃銅錢。又合陝西大銅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衰止。而折二錢大行。然兵民艱於資用。多咨怨。先是當十錢行。中書人丁度言。漢之五銖。唐之開通。及國朝通寶。輕重大小。最爲得衷。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期年。尋卽改鑄。議者欲繩以峻法。革其盜鑄。而終已不行。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

有時行使舊錢不出新錢愈輕邊芻糧乏價必增
矣。臣知湖州時有抵茶禁者人受十錢輒立契代受
鞭背刑官京西時盜殺人罪死計所盜弊亦直不能
數百錢則利惑之也。况盜鑄之利重其何以禁之已
竟不行。熙寧初王安石持議言錢不足而用錢非銅
禁之不嚴以鼓鑄者少而不給也。請弛民間鑄錢之
禁而邊關無譏。於是京內淮南兩浙江西荆湖諸路
各置監鑄錢。江西湖南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
有差已。諸務無慮務增額以爲功而所鑄錢銅錫難

而肥惡易毀又私鑄厖雜元豐末西師起而邊價卽
徐州置寶豐監歲鑄折二錢二十萬緡輸之邊而所
行青苗免役諸法無慮皆徵錢民無從得錢而錢荒
於是判應天府張方平具疏言夫鑄錢禁銅之法舊
矣令敕具載所以握天下利權無令倒置也自熙寧
新勅除前禁邊關海舡重車飽載沿邊州軍每貫獨
收稅錢一二而止錢本中國貨寶舉以與四夷共之
曾不限隔又自弛銅禁民銷鑄十錢得精銅一兩造
作器用獲利五倍如此則雖逐州置鑪每鑪增額亦

猶賦滄之入。而以供尾閭之泄也。豈有足哉。且公私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羣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糶買穀帛坑冶場監之本價錢之所發也。屋廬正稅茶鹽酒酤之課。若今率錢募役青苗入息之法。錢之所歛也。民間貨布一仰於官錢。官錢之出少而賦錢之入多。卽錢將安出。而公私上下並苦之矣。元祐初始罷免役青苗錢之法。申錢幣關山之禁。而諸鑄錢監新置者。皆罷熙豐間銅鐵錢。並行銅錢。千易鐵錢千五百。後鐵錢寢輕。乃命公私給納貿易。並專用鐵錢。而官

帑銅錢運致之內郡已不便乃通行如故及蔡京當
國用陝西轉運副許天啟議鑄當十大錢每貫重十
有四觔七兩赤側烏背以御書聖宋通寶爲文募民
閒私鑄丁作出爲縣官便并其家設營以居之號鑄
錢院用倣古招天下亡命卽山鑄銅之意而所鑄錢
於陝西行鐵錢地公鼓鑄於諸路行銅地分使用絕
私鑄之患又用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虜益市中國
鐵錢爲兵器器犀利若雜以鉛錫則脆不爲虜所利
宜改鑄夾錫鐵錢行之每緡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

三之一而夾錫錢一折銅錢二直本輕不與銅錢等而法必欲其重乃嚴擅易掩滅之令凡貿易不受夾錫錢聽告糾細民蒙其患而私鑄者兢起又止搜索告捕之法嚴官司漏逸之罪天下騷然知蘓州章傑言盜鑄宜準淮東囊橐強盜之法籍家予告者而居停鄰保竝坐大觀星變肆赦有司上盜鑄得罪者姓名乃五十數萬人民慘毒而宋南孝宗時舒蘄守臣以鑄錢增羨遷官而民擾理宗時楮幣興積錢有禁而民離監察御史陳求魯言議者以楮便於運轉而

訾園法爲無用申積錢之禁至嗾盜賊以窺人之關
奧峻刑法以發人之窖藏然臣竊思國之大患在於
錢之荒而不在於錢之積也今藩舶巨艘形若山嶽
乘風駕浪深入遐陬販於中國者皆浮靡無用之異
物而洩於外夷者乃國家富貴之操柄錢之不耗於
海舶也無幾矣京城之銷金循信之鑰器醒泉之樂
具臨川隆興之銅工錢之不壞於器物者無幾矣今
京邑鑰銷濫靡之器飾公行於市而莫之禁香藥象
牙犀角之類可珍玩者又上下交重之乃直專急於

民之積錢不已遠乎惟陛下昭示儉德化自土始并
靡費之物賤難得之貨使風行俗易此端本澄源之
道始唐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
軍使家而輕裝趨四方合券取償命曰飛錢而京兆
尹裴武猶恐行久滋偽難質易請禁之便宋置便錢
務許商入錢左藏庫而飛諸州錢償之猶之券質錢
也其後蜀人患鐵錢重不便齎資私爲券貿易謂之
交子每一交爲錢一緡以三年爲界而換之六十五
年爲一十二界後貲衰不能償所負蜀以多訟四川

轉運使薛田議以爲廢之則貿易不通聽之則爭訟
滋起請官爲交子務提衡之私造者禁而交楮始屬
官於是置益州交子務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官權
其出入而爲之限禁然非積錢爲本固不能以自行
也其後舊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
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前二十五界之
數交子有兩界自此始又後用兵湟廓西寧藉其法
給糴買召募之用多至數百萬緡較天聖一界逾二
十倍更界之歲又以新加舊而交價愈增大觀中不

蓄本錢而增造無藝。交子賤不行，至引一緡僅當錢十數，而法大病。紹興初，大軍屯婺州，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陸載錢重難致，則請造關子。付州將召商入中，以給軍商。人執關子詣樵貨務，請錢願得茶鹽香藥雜貨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糴本，未免抑配，而樵貨務又止，以日輸三分之一償之，得錢艱滯道路，嗟怨。及其後，金以錢少用不給，造交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官以舊易新，諸路官置庫受之，買取工學錢十五交實始以楮為錢。南宋倣之，造會子行之。

諸合發官錢並充會子輸左藏庫初行止於兩浙後
通行於淮西湖北京西除鹽本質錢外他用率以楮
糴本以楮官俸給以楮軍士支犒州郡支應亦以楮
諸路不通舟載者上供錢許用楮沿流州軍錢楮參
半用民間典賣田宅馬牛舟車率如之願全支受者
聽而卽楮爲錢佐國用矣時叅政沈位爲上言用會
子必官常有錢百萬緡稱提之乃得行蓋會子價減
卽以錢提收貯之候闕乃復出故行也苟造楮多而
收換留難無以示民信恐不必行高宗深然之其後

偽造者多而昏爛者不收果折閱不行賈似道作銀
關一準十八界會子之三廢十七界會子不用而楮
益賤物益貴國大耗弊總而論之泉布之設乃阜通
財貨之權財貨之所由生者也考之於古如管子論
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
故作幣以救民饑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
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
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然則是商周之
時所以作錢幣者蓋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爲救荒

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也。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而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甚少。至于領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爲祿。故其人多地著，不爲末作。蓋緣錢之用少，所以錢之權輕。漢初有天下，猶存古意，自王公至佐吏班職，高下俱以萬石千石百石爲數，則亦以穀粟制祿，而人民出錢不過口筭。至武帝有事四夷，國用不足，乃始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王以穀粟爲本，布帛爲權，常不

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未作之徒少後世此制既壞以匹夫之家藏錙千金與王公爭衡古意漸失故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則見害懲艾矯枉而過直矣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畧已施行遂有濕穀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爲無用其意本以重穀帛而適以輕之然則天下惟得中適平爲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非也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

爲得中故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最得其平。故開元之法終不可易。何者論太重則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並爲不可易。宋初用開元爲法。錢可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法。錢雖多其精微不及前代。當時唯務得多。不思大體。夫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也。彼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

而不知權歸公上之利也。夫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姦民務爲權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是以小利而失大利矣。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議論紛紛，或立法以禁惡錢，或以錢爲國賦，條目不一，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爲式，是錢之正也。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財，第五琦鑄乾元錢，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是錢之害也。至于唐

渡以錢爲患數十年矣。百物皆所以爲貨。而錢并制其權。錢有輕重大小。又自以相制而資其所不及。益三錢並行。則相制之術盡。而猶不足。至造楮以權之。凡當時之所謂錢者。反聽命於楮。楮行而錢益少。此其所同患而不能救者也。夫率意戲造。猥以補一時之闕。而遂貽後日之憂。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復有金錢之用。盡以楮相貿易。擔囊而趨勝。一夫之力。輒爲錢數百萬。行旅之至於都者。皆輕出他貨以售楮。天下陰相折閱。不可勝計。其弊豈惟使錢益少。而他

貨亦必并乏。是設法以消天下之利。孰其於此。且錢之所以上下尊之。其權盡重於百物者。爲其能通百物之用也。積而不發。則無異於一物。銅性融液。月鏤歲化。此其賤天下之實亦已多矣。夫徒知錢之不可以不積。而不知其障固而不流。徒知積之不可以不多。而不知其已聚者之不散。役楮於外。以代其勞。而天下有坐鎮莫移之錢。此豈智者之所爲哉。雖然。壅天下之錢。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勢。至于此也。資行者有千倍之輕。兌鬻者有什一之獲。則楮在而錢

亾楮尊而錢賤者固其勢也。貴莫如珠金，賤莫如泥沙。至錢而平矣。先王之用幣也，錢居其一，而後世之用錢也，他幣至於皆廢，誠以爲輕重之適也。故夫天下之貨未有可輕於錢者也。一朝而輕千倍，曾不爲後日之計者何也？雖然，又有疑焉。計當日之錢自上下而下者，有兵之料，有吏之俸，自下而上者，州縣倚鹽酒雜貨之入，而民之貿易以輸送者，大抵皆金錢也。故雖設虛券以陰納天下之錢，而猶未至於盡藏而不用，而猶患其少者，大要天下百物皆貴而錢賤，瓜

匏果蓏魚鱉牛彘凡山澤之所產無不盡取者非其
有不足也而何以至此且以漢唐之賦祿較之於宋
用錢之增爲若干以承平之賦祿較之於當日其用
錢之增又若干東南之賦貢較承平之所入者其錢
之增又若干昔何爲而有餘今何爲而不足然則其
患錢多而物少錢賤而物貴也明矣天下惟中民之
家衣食或不待錢而粗具何者其農力之所得者足
以取也而天下之不爲中民者十六是故割中民以
奉之故錢貨紛紛於市而物不能多出於地夫持空

錢以制物猶不可而况於持空券以制錢乎且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於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用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然錢以銅鐵鉛錫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卽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

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卽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資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尅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費或用號令反

覆民難疑惑乎蓋兩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卽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鏹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不知錢與楮猶權衡也有輕重則有低昂分毫之力不與焉蓋錢與楮皆本無用可以貿有用之物則人用之便如古所謂粟易械器械器易粟有無以相易則何資于錢如古所謂治田百畝歲用于五百之類小大粗足何資于楮自物貨難於阜通可是假鬪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場

得則物價貴。踊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于般
筆。于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
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
宋紹興以後議論也。平準稱提。皆以權衡取義。而低
昂有在於輕重。明矣。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飲
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今日病在楮多
不在錢少。如欲錢與楮俱多。則物益重矣。且未楮之
時。諸物皆賤。楮愈多。則物愈貴。計以實錢。猶增一倍。
蓋古買通有無止錢耳。錢難得。則以物售錢。而錢重。

錢易得以錢售物而錢輕復添楮以佐錢則爲貿通
之用者愈多而物愈貴古人惟重本政穀粟桑麻及
諸食用物本也錢末也楮又末之末矣元初倣宋金
之法有行用鈔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爲本
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例是
年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以百計者三
以貫者二每一貫同交鈔一兩兩貫同白銀一兩又
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等有五而銀貨蓋未及行
云凡鈔之昏爛者委官就交鈔庫以新鈔剗換除工

墨三十文其貫陌分明微有破損者並令行用違者
罪之所倒之鈔解赴省部焚毀隸行省者就焚之十
二年添造釐鈔其例有三尋以釐鈔不便于民命罷
印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遂改
造至元鈔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
中統鈔伍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
銀平準鈔法偽造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
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然鈔本以紙造易于昏爛
又貫有成幅零畸貿易不便碎貼成宗時鄭介夫議

曰前宋銅錢與交會並行以母權子而母益貴是時
民間貧無置錐者亦有銅錢官會之儲無他子母相
權而行也。今國家造鈔雖廣而散之民間者甚少民
得之者亦甚難無他輕重失相權之宜也。夫天下之
物重者爲母輕者爲子前出者爲母後出者爲子若
前後倒置輕重失常則法不可行矣。漢以銅錢而權
皮幣之重皮幣爲母銅錢爲子宋以銅錢而權交會
之重交會爲母銅錢爲子國初以中統鈔五十兩爲
一錠者蓋則乎銀錠也以銀爲母中統爲子既而銀

已不行所用者惟鈔而已。遂至大鈔爲母，小鈔爲子。今以至元一貫，准中統五貫，是以子勝母，以輕加重。以後踰前，非止於大壞極幣，亦非吉兆美識也。夫鑄銅爲錢，乃古今不易之法。盜賊難以賣，將水火不能消滅。世世因之，以爲通寶。言者謂鑄一錢費一錢，無利於國。殊不知費一錢，可得一錢。利在天下，卽國家無窮之利也。先賢常曰：鑄錢無利，所以能久。正謂費本之多，故民間盜鑄者少。然國課自有見銅，以銅價計之，亦不至於大費工本。惟鈔用本之輕，故僞造者

紛然立法雖嚴終莫能戢言者又謂錢重不可致遠尤爲愚昧夫國家輸運則鈔爲輕費百姓貿易則錢爲利便二者相因而未嘗相背卽子母相權之說此理甚明無足疑者今請造銅錢以翼鈔法雖於國未見近利將有大利於民耳如一歲造鈔一百萬錠五歲該五百萬錠紙之爲物安能長久五年之間昏爛無餘逐年倒換盡皆燒燬則五百萬錠舉爲烏有所存者僅工墨鈔十五萬錢而已如一歲造銅錢一百萬散在天下並無消折歲累一歲布流益廣雖億千

萬年猶同一日。所謂鈔爲一時之權宜，錢爲萬世之長計也。今鈔中明具錢貫，卽是銅錢之形。古者懷十文而出，可以醉飽而歸；民安得而不富？今則懷十文而出，雖買水救渴，亦不能敷；民安得而不貧？何也？農家終歲勤動，僅食其力所出者，穀粟絲綿布帛油漆麻紵雞豚畜產等物，所直幾何？若得銅錢通行，則所出物產可以崎零交易，不致物價消折，得錢在手，隨意所用，入多而出少，此所以益富。今窮出僻壤，鈔既艱得，或得十貫一張，扯拽不開，若肯物還鈔，則零

不肯貼欲盡鈔買物則多無所用展轉較量生受百
端或喪婚之家急切使用只得以家貨物賤價求售
貨不直錢而利則盡歸於商賈一輩此所以益貧詳
今用錢之便有三一則歷代舊錢積可以取資國用
二則市廛交易不煩貼換免有挑偽昏爛疑認之憂
三則國之所出者鈔民之所出者貨鈔以鉅萬計國
不可以得民貨貨以時零計民不可以得國鈔若使
時零之貨可易銅錢則鉅萬之鈔自然流通此國與
民兩便之計也議雖善未見施行武宗至大二年又

改造至大銀鈔定爲十三等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鈔五倍于中統至大鈔又五倍于至元明年初行錢法立資國院泉貨監以領之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然未及期年仁宗卽位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其弊滋甚而鈔之倍法太多輕重失宜遂詔銅錢與銀鈔並罷而革所立院監專用中統至元二鈔焉時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

夫錢以權物鈔以權錢古之道也何可遽廢耶言雖不用時論寔之後順帝至正十年丞相脫脫欲更鈔法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其意請更造至正交鈔以鈔一貫權銅錢千文鈔爲母錢爲子下廷議祭酒呂思誠曰本錢鈔之相爲用者以虛換實以實權虛也今歷代錢與至正中統至元鈔交鈔分而小民將藏其實而棄其虛鈔用折閱國何利乎僕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耳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爲偽耳不能革人心而變法何益至元鈔偽人猶識之交鈔人未

之識偽將滋多。併哲篤曰：錢兼行也。則何如？思誠曰：不可行也。夫錢之於鈔，輕重不論。豈有以故紙爲母而立銅爲之子，走不聽卒定更鈔之令，仍鑄至正通寶錢，歷代銅錢並用以實鈔法？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價逾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賞賜犒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船裝運，軸轆相接。文料之散滿人間者，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縣皆以物

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敬楮而國用由是遂乏矣

草木子曰元世祖中統至開元立鈔法以至元實爲母中統交爲子子母相推而行中統二貫準至元二百文一貫準至元一百文行之四五十年中統以費工本多尋不印行獨至元鈔法通行用以權百貨輕重民甚便之至正間丞相脫脫當承平無事入邪臣賈魯之說欲有所建立以求名於後世別立至正交鈔料旣窳惡易

敗難以倒換遂滋滯不行及兵亂國用不足多
甲鈔以賈兵鈔賤物貴無所於授其法遂廢嗚
呼蓋嘗考之非其法之不善也由後世變通不
得其術也元之鈔法卽周漢之質劑唐之錢引
宋之交會金之交鈔當其盛時皆用鈔以權錢
及當衰叔財貨不足止廣造楮幣以爲費楮幣
不足以權變百貨遂滯而不行職此之由也必
也欲立鈔法須使錢貨爲之本如鹽之有引茶
之有引引至則茶鹽立得使鈔法如此烏有不

行之患哉。當今變法宜於府縣各立錢庫貯錢若干。置鈔準錢引之制。如張泳四川行父子之比。使富室主之。引至錢出。引出錢入。以錢爲母。以引爲子。子母相權。以制天下百貨出之於貨。輕之時收之於貨。重之日權衡輕重與時宜之。未有不可行之理也。譬之池水。所入之溝與所出之溝相等。則一池之水動蕩流通。而血脉常活也。借使所入之溝雖通。所出之溝既塞。則水死而不動。惟有漲漏浸淫。而有濫觸之患矣。此

其理也當時不知徒知嚴刑驅窮民以必行所以刑愈嚴而鈔愈不行此元之所以卒於無術而亡也

國朝錢幣

洪武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已 勅戶部及各行省鑄 洪武通寶當十當五當三折三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嚴私鑄之禁八年 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爲料制方高一尺濶六寸許色青黑外爲龍文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闌中爲三方上方爲篆文中圖錢貫狀下方具奏准行使及僞造告捕之法上鈔一

貫折銅錢千文銀一兩自五百文遞而降至百文而止凡六等而各布政司設寶源局鑄小錢通之尋罷設無常 永樂中以鈔法不通令諸有以金銀錢物相貿易者以姦惡論告捕者以所易金銀克賞鈔昏爛許入行用庫換易收工墨直益 國家欲以寶鈔統天下利權而銅錢佐爲使通行之制甚設而鈔易昏爛難久藏雖有例換之令然收受艱難終廢不行成化中南京鎮守言鈔法已不行隨遣御史鄭瑩往按之衆以謂非起大獄申著令法不可墊念著令

已峻非法意在獨捕一二市豪以獻日市人聞令下
皆震懼今鈔法通矣事遂止然 洪武時賜鈔千貫
爲銀百兩金二十五兩而 永樂中鈔千貫爲銀十
二兩金止二兩五錢矣及 弘治時鈔三千貫不過
四兩餘矣自是鈔法遂廢格不行而自 京師達四
方無慮用白銀卽寶源局所鑄通寶錢與上代錢乃
間行至 國家經賦亦惟獨收花文銀蓋五金惟黃
金爲上幣物至精不變白金次之赤金又次之故幣
有三品乃物理之自然豈智計哉今釋金錢不用而

欲以桑穰工墨之力善昏爛不可復之物爲上幣以
權金錢固宜其不能行也近議者欲以銀爲上幣鈔
爲中幣錢爲下幣鈔若錢以上幣權之每銀一分值
錢十文鈔新製者貫直錢十文中折者直三昏爛直
一甚者以塩法阻壞欲更重鈔法幾以盡餘塩之利
而重鈔必峻刑且逆自然之理而鈔終不可得重久
必折閱始之直千錢者終至于下直一文而止况鈔
既折閱昏爛卽當更造乃設官置局諸工墨費顧鉅
浩不訾于利權何當哉故夫申三品泉布之法弛用

銀之禁制其操柄毋愛銅借工以爲天下先豈非因
自然之理順勢乘便而道之所符哉 嘉靖初論
戶部議錢法浙江巡按御史潘倣言兩浙盜糧商稅
課程俱收錢鈔固爲常規但浙中錢鈔素不通行官
軍領出貿易俱減其價遂使奸徒射利平居則半價
收買臨期則全估包納至官軍轉鬻又復如是展轉
相欺夫以鈔取小民鑄銖之餘而委填奸人谿壑之
欲甚非所以裕國而恤民也乞准收折銀解納布政
司給散官軍俸鈔從之十三年 命工部造 嘉靖

通寶錢依 洪武折二當三當五當十式各三萬文
續解貯庫十五年御史閻際等言 國朝所屬錢幣
有二一日制錢如 祖宗列聖及 皇上析鑄 洪
武 永樂 嘉靖等通寶是也次日舊錢歷代所鑄
如開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錢是也百六十年來二錢
并用民咸利之雖有偽造不過竊真售贖其于原制
不甚相遠也邇來 京師之錢輕裝薄小觸手可碎
字文雖存而點畫莫辨甚則不用銅而用鉛鐵不以
鑄而以剪裁粗具肉好即名曰錢每三百文才直銀

一錢耳作之者無忌用之者不疑而制錢遂爲墜過
乞榜示五減許以舊制二錢通行其偽造私藏者期
以半月日行銷毀犯者論如律因以所獲偽錢進呈
上亦惡其濫惡詭異命都察院函揭榜禁約如敢
有仍前鑄造及阻抑者嚴偵捕之治以重罪久之以
新舊諸錢定爲二則上則七十文准銀一錢中則倍
之官司收稅亦准此例已又出內府貯錢折給俸糧
是皆民間行用濫惡錢卒以三四十文當銀一分及
後益雜以鉛錫薄劣無復形裂至以六七十文當銀

一分狡僞者或剪楮夾其中卒不可辨乃詔嘉靖
通寶錢以七十文准銀一分 洪武等年號錢與前
代雜錢上品者俱如制其餘視錢高下以爲差准一
切私造濫錢悉禁止犯者置之法然小錢行用既久
聚華之小民頗稱不便又出內庫錢給文武官俸不
論新舊年號及錢美惡悉以七十文折筭由是諸錢
巾易者亦以七十文抑勒于民民益騷然屬連歲太
稔四方流民就食 京師死者相枕籍議者咸謂錢
法不通所至于此御史何廷鈺條陳時政言許民用

小錢致與戶部郎中劉爾牧相計。上怒斥爾牧而命錢法。且從民便。候行之十年。再議。然請濫惡小錢。以初禁之嚴。雖奉。古間行。竟不復用。而民間又競私鑄。嘉靖通寶錢與制錢通行。嗣是命寶源局及南京雲南鑄造制錢。發民間貿易。既而所鑄不一。有金背火添旋邊等名。民通行久之。言官建議鑄旋。艱難工匠勞費。請革其鑿車。以鑪澆代之。于是鑄工競雜鉛錫。圖易剗治。而輸郭祖。舊色澤慘暗。與前迥大不侔矣。由是奸偽之徒。做做盜鑄。濫惡日滋。貿易

不通至有朝入手而廢棄者商民悔忿併金背等錢俱不受授閭閻大困其盜鑄入報罪死終不能止

上憂之問閣臣徐階鑿源階詳舉顛末奏之因上請曰濫偽諸錢既不能強民通行而鑄源局仍鑄不已有五害焉戶工二部每歲以二萬八千餘金投諸無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計開私賄之門二也朝廷以之給賞而蒙恩者受無益之賜三也官府以此給商民而領受者有虧苦之怨四也局中之人生享其利而朝廷之錢法日阻禁嚴之令因之不行大損

國體五也。今不若停止寶源局鑄造其部中應給錢者卽以鑄錢之銀代給之則奸弊革而私鑄上法伸而羣情便矣。從之。于是罷寶源局鑄錢法。隆慶元年錢法不通。詔議所以復民者。戶部奏言錢法之弊其說有三。當嘉靖初年崇文門等處稅課皆徵錢。官吏俸給小民貿易皆資于錢。故錢之用廣。其後舖戶濫收惡錢以克俸鈔錢稍不售及稅課專徵銀而不徵錢。又民間止用制錢而不用古錢。于是錢法始壅一也。又法令疎濶私鑄者多真偽混淆則

煩棟擇太精則礙行使二也。又無知小民聽信訛言，轉相搖惑，謂制錢且罷，遂格不行三也。臣等以爲僞錢及濫惡者可禁，勿用其餘。若洪武以來制錢并一切舊錢俱宜聽民間兼行，其稅課房號行戶等銀俱令收錢如僞造及阻撓低昂價值者重罪之。如此則僞錢不售，錢法自通。詔從其議。未幾侍郎譚綸陳言：足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重布帛菽粟而賤銀。欲賤銀必行錢法以濟銀之不及。今之議錢法者皆曰鑄錢之費與銀相當，朝廷何利焉？臣以爲康鑄

錢一萬金則國家增一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富之術也又謂錢雖鑄民不可強夫錢者泉也謂其流行而不息也今之錢惟欲布之于下而不惟輸之于上故其權在市井而不
在朝廷又識以年號亦不克有壅而不通之患請
歲出工銀一百二十萬發兩京各省開局設官專任其事其所鑄錢卽以備次年官軍俸糧兼支折色之用以後鑄錢多則工本當益省錢制必輕重適均每歲錢十文值銀一分不足則稍重其制俱以大明通

實爲識期可行之萬世從前制錢及先代錢悉聽民
便新錢盛行舊錢自止又令民得以錢輸官如稅糧
起運折色文銀六錢四存兩折色及官軍俸糧罪贖
紙錢俱從中半取錢如此則百姓皆以行錢爲便雖
欲強其用銀不可得矣從之 萬曆初 上從科臣
議行天下省直一體開局鼓鑄與在所舊錢兼行務
便民毋擾且嚴私鑄之禁降錢式每錢百文重十有
三兩每文重錢有三分必輪郭周正文字明潔以銅
質厚卽易爲全美也蓋做古不愛銅惜工之意使私

鑄者無利不禁而自止諸省故行錢地未論卽素非
行錢地亦鼓舞稱便蓋以錢白金而用之易耗而難
復銷白金而行之易滑而難精固不如錢行之爲便
也然方開鑄初許借官帑銀于州縣收買黃銅鼓鑄
其紅銅焠點成黃而用之而吏責民輸銅銷器毀成
不盡給其直責銅急而銅價騰躍非產銅地苦之尤
甚則是未得錢之利而已被銅之害也弊一矣及旣
開局工作之費物料之需諸翻砂看火提錘之人到
眼穿條薰色之匠與煤銅質雕錢模之工又多費而

不○訾○然○可○諉○曰○不○愛○銅○而○惜○工○比○錢○始○流○民○樂○奉○今○
則○銅○以○告○乏○鼓○鑄○不○給○而○錢○曾○莫○之○繼○也○是○患○不○在○
于○錢○之○不○行○而○在○于○錢○之○不○繼○不○在○于○錢○之○不○繼○而○
在○于○銅○之○不○廣○錢○不○繼○銅○不○廣○而○欲○其○如○流○泉○焉○行○
地○而○不○窮○者○否○也○弊○二○矣○無○何○而○私○錢○盛○行○滯○聚○滿○
市○耳○目○眩○瞀○而○民○無○所○措○手○足○夫○是○低○錢○也○質○輕○銅○
假○字○文○磨○糲○乃○民○間○私○鑄○非○前○代○若○我○朝○制○錢○也○
而○私○鑄○之○法○明○峻○而○不○申○聽○其○兼○使○販○買○之○科○姑○息○
而○不○立○重○以○雷○難○則○是○不○患○于○真○錢○之○不○行○而○患○于○

偽錢之錯行。偽錢錯行而欲真錢通行而不壅者否也。樊三矣。及既行使。請解京貢賦之入。固必精良白金而可矣。卽藩省祿給存留鹽稅薪俸工食之類。又輒以錢不便行而不收。所謂張示告誥責之必行。與罪其不行者非先之賣菜之傭。則責之荷擔之子也。雖設行舖名爲倒換。實恣留難。見錢之出而不見其入。則是壅抑之于上而責其必行之于下。勒收受于彼而不開倒換于此也。夫誰與行之。乃民愚相扇閉。匿觀望而姦豪右族依北城社者。又從而簧鼓之以

濟其不便之私。一日而令下。三日而閉匿。不三四日而中沮矣。又安望其必行乎。夫錢資于金。利于刀。而取法于泉。泉者來有源而流不竭者也。語曰。卽山鑄銅。誠原本初議。今誠于國家產銅之處。開局鼓鑄。特設風憲大臣監督之。以開其源。而漕輸之。各省各省具如今部司議。凡課程之征。贖之。鍍。十以錢爲課。爰上而朝廷。資于之典。宗室之祿。百官之俸。皆準銀錢兼收。又立行戶。令以白金倒換。而稱提之。則斂于上。而復散于下。收于此。而提引之于彼。如泉

之。赴。擊。轉。注。而。不。窮。而。又。嚴。低。錢。行。使。之。禁。以。峻。防。
之。其。銅。廢。者。皆。收。之。以。人。于。官。而。請。用。銀。貝。之。地。悉。
遵。詔。旨。各。從。其。故。不。強。其。所。不。便。庶。四。弊。去。而。錢。
法。其。有。行。哉。

古今治平畧

國朝文粹

卷八

五十八